

西村京太郎『旅情』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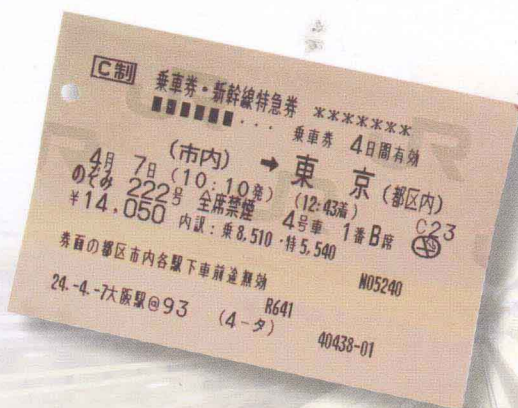
东北新干线谋杀案

西村京太郎的得意之作，写给热爱『旅情推理』的读者

既惊心动魄，又感人肺腑，西村京太郎的作品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创作以神秘旅行为题材的推理小说，西村京太郎在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中堪称『第一』！

〔日〕西村京太郎 著

杨军 译



群众出版社

西村京太郎『旅情』系列

东北新干线谋杀案

〔日〕西村京太郎 著

杨军 译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 - 2012 - 163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新干线谋杀案 / (日) 西村京太郎著; 杨军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8

(西村京太郎“旅情”系列)

ISBN 978 - 7 - 5014 - 5144 - 9

I. ①东… II. ①西…②杨 III. ①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5038 号

东北新干线谋杀案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杨 军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44 - 9

定 价: 22.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胡同里的尸体 / 1
- 第二章 “山彦十七号”列车 / 30
- 第三章 跳车 / 46
- 第四章 特别会员 / 60
- 第五章 白石藏王站 / 79
- 第六章 赎金 / 97
- 第七章 隧道 / 119
- 第八章 联合搜查 / 139
- 第九章 三十二会 / 157
- 第十章 囤积 / 179
- 第十一章 绑架 / 195
- 第十二章 逃脱 / 208
- 第十三章 新东京国际机场 / 221



第一章

胡同里的尸体

1

很早以前，京王线的八幡山车站是一处木质结构的陈旧车站。上下车的乘客少，所以非常清静。

但是现在它改建成了一处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架式豪华车站，周边还建了不少住宅小区和高档公寓，上下电车的乘客因此也猛增了不少。尽管如此，一走出站前的商业街还是让人觉得冷冷清清的。

夏季常常有匪徒出入这一带。为此，警方还树立了“小心歹徒”的警示牌。

8月5日夜，从未班车八幡山站下车的公司职员中田，像要醒酒似的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然后朝家走去。

由于傍晚下了一场不小的雷阵雨，道路有些泥泞。

中田在三十七岁时才在这一带买上了住宅。从车站乘公共汽车回家只需七八分钟的时间。太晚了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因此中田必须步行回家。对于中田来说能在东京周边买上住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尽管他从家到位于大手町的公司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公路一直向南延伸，然后向左拐。如果穿胡同斜插过去就

可以少走几步。中田点燃一支烟后朝昏暗的胡同里走去。他知道两三天前曾发生过流氓袭击一名公司女职员的事情。但自己是一名年近四十岁的男人，估计不会被歹徒袭击吧。

只有三米宽的胡同两侧有简易楼，也有不少待建的工地，还有一小片杂木林。

这大概是由于地价太高了吧，也是盲目建房的后果。中田生气也没有办法。

下车时还有几名同行的乘客，但走到这里时就只剩下中田一个人了。

是不是应当绕点儿远走公路呢？他心中突然这样想道。

不知为何他突然感觉有些不安。

如果走大路，时常会有车灯照过来，但胡同里进不了车，也没有路人。

流氓倒不一定会来，可万一有歹徒抢劫呢？中田想到这里，不觉加快了脚步。

突然他踩到了什么，差点儿摔倒，但他终于站稳了。

然后，他回过头看了看脚下。

一个白色的小坤包扔在地上。中田正是踩着它才差点儿摔倒的。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小坤包？中田条件反射般地向四周看了看。

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胡同的前方，前面有三栋没有卖出去的楼房。在这三栋楼房前有一块写有“豪华公寓热卖中”的广告牌，下面倒着一名女性。



凌晨一点。

一直开会开到很晚的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十津川警部和刑警龟井赶到了现场。

女尸还倒在胡同的地面上。

“她叫大矢芸子，年龄二十四岁，住在前面的‘富士见庄’的简易楼房里。”先一步到达现场的辖区警察署机动搜查组的刑警对十津川说道。

“二十四岁的公司职员？”

“在小坤包里有月票和身份证。所以，很容易就查到了她是位于新宿的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科的职员。”

“死因呢？”

“大体判定是勒死的。但最后要由——”

“衣着不那么乱嘛！”

“是的。好像没有被奸污。”

“凶手为什么要杀她？”

“小坤包里没发现钱包。”

“是劫财了？”

“不清楚。也许是流氓突然起了歹意下了毒手。”

“反正是杀死了这名女性，抢走了她的钱包。”十津川喃喃自语道。

要是这样，这个案子就简单了。

如果是熟人作案，要么隐藏尸体，要么破坏所有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线索。因为假设死者是住在附近的人的话，一旦查到她的身份，抓住凶手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次可以认定凶手不是死者的熟人。

难道凶手一开始就是以劫财为目的，直到抢了钱以后才起了灭口之心。这样说来应该是流窜作案了吧。

“看看小坤包里面吧。”十津川说着戴上手套，打开了白色的小坤包。手绢、化妆品、月票，还有几包仁丹。果然没有钱包。

“有钥匙吗？”十津川问道。

“什么？”机动搜查组的刑警反问道。

“死者不是住在这一带吗？房间的钥匙。”

“没有吗？”

“啊，没有。难道凶手连钥匙都偷了？”

“不会吧。钥匙一定放在了牛奶箱里。我单身时总丢钥匙，就是这么干的。这样就不怕被偷了。”这名刑警微笑着说道。

也许真是这样呢。

“龟井君，”十津川冲着龟井说道，“去简易楼看看吧。”

3

这是一栋新建的两层简易楼。

这里离杀人现场不足百米。死者再快一点儿就回到自己的住处了。

他们走进了写有“富士见庄”标牌的入口。

因为很晚了，所以这里十分寂静。

在一层的一个房间的门上挂着写有“大矢”的姓名牌。但这块“牌子”不是木制的，实际上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门上的。



门旁边果然挂着一个牛奶箱。

龟井看了看箱子说了句“有钥匙”便取了出来。

“果然和那名刑警说的一样啊！”

“可不是。”十津川苦笑着说了一句，好像还有些不相信似的。

龟井打开了房门。

房间里十分黑暗。龟井摸索着打开了电灯。

这是一套有六张草席大小、带厨房和卫生间的房间。

和年轻姑娘的房间一样，窗户上是花卉窗帘，桌子上铺着刺绣的桌布，但是让人觉得有些过于华丽了。

年轻的公司职员被世人称作“单身贵族”，看了这套房间后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个六张草席大小的房间里，三面镜的梳妆台、西服衣柜、电视机、小型的立体声音响应有尽有，而且都不是便宜货，是相当好的名牌产品。

打开大衣柜一看，所有衣服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

“本可以好好地享受人生的，太可惜了！”龟井用沉重的口吻说道。

“谁都不想早早离开人世呀！”十津川也附和了一句。可是，六十岁、七十岁也不是被杀的理由呀！

“这个房间好像与案件没什么关系吧。”龟井边说边环视了一遍这个房间。

如果是流窜犯罪，那就与死者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了。这一点是肯定的。十津川也这样认为。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才来这里的。

“回去吗？”十津川问了一句，但他的眼睛突然盯住了房间的一角。

“怎么啦？”龟井见状问了一句。

“看那个书架，从上数第二排的书都放倒了。”十津川皱了皱眉说道。

“可不是，干吗要倒着放呢？”龟井也歪着头说了一句。

显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死者大矢芸子是个喜欢倒着摆书的人。因为仅仅是第二排的书放倒了，这就不自然了。

“我看还是再重新查一遍吧！”十津川说道。

于是，他们又打开大衣柜看了看。刚才还觉得没什么异常，但仔细一看，觉得内衣是杂乱地塞进柜子里的。

而且内衣都没有开封，被揉成一个一个的团儿塞在衣柜里了。

他们又来到厨房看了看，闪闪发亮的台面上放着酒杯和茶杯，都是洗好后扣在台面上的。看来她是个爱整洁的姑娘。这就与刚才看到的把新买的内衣揉成团儿塞进衣柜里的情形相矛盾了。

“好像有人进过这个房间。”龟井肯定地说。

4

“这样看来把钥匙放在牛奶箱里似乎有些可疑。”

十津川把革制的钥匙包放在手掌上，一边摆弄着一边对龟井说道。

“是啊！如果是一个独身男性倒是会把钥匙放在牛奶箱里，可房间里有这么多的东西，这样做不是太大意了吗？”

“这么说，是杀死她的凶手拿了她的钥匙进了房间要找什么东西，然后又把钥匙放到牛奶箱里离开了。”

“那就不是流窜作案，而是熟人犯罪了。”



“有这个可能。凶手到底要找什么？”

十津川又环视了一遍这个房间。

虽然房间里陈设不少，但也不过是六张草席大小的房间，所以应当能找到线索。

“大衣柜的小抽屉里有一个存有百万日元的存折，所以凶手应该不是图财害命。但是，小坤包里没找到钱包却让我们认为是流窜犯罪。”

“这么说也对，死者的白金项链也还在嘛。凶手不为图财，那他想要什么？”

“从书都放倒了来看，凶手是一本一本地翻过。由于慌张，放回去时没有注意放倒了，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么说，是在找夹在书里的一件很薄的东西。他要是为了找保险柜，没有必要翻书嘛。”十津川笑着说道。由于他不擅长开玩笑，所以他不对下属微笑着说工作上的事。通常在找到了什么线索时，他才会这样。虽然还没有找到明显的线索，但是他一定又和龟井在某一观点上不谋而合了。

“什么？”龟井沉思着问了一句。

“一般说来，一捆钞票在书本里是夹不下的。偷走衣柜里的存折不就行了吗？”

“是啊，印章也放在了一起。”

“那会是什么呢？”

“薄的东西有许多，比如明信片、照片、证书之类的。间谍电影里常有这样的镜头，甚至是微型录音机或者设计图纸什么的，高价的邮票也可以夹在书里。”

“从这个房间看来，她不过是一名公司职员，恐怕与间谍什么的搭不上边吧。而且要是有这么大的背景，凶手不会杀死这个姑娘，而是会把她劫持到某个地点通过折磨她来获取口

供。而凶手却杀死了她，打开她的坤包，取出钥匙来这里翻找东西。应当是这样的。这样一来不就很快会被警方抓住线索了吗？所以，我认为也许凶手认为他要的东西在死者的包里，杀死她后又翻了翻她的随身坤包，但事与愿违，东西不在里面，于是凶手慌忙偷走她的钥匙来这里翻找。”

“是不是明信片、照片或彩票什么的？”龟井补充了一句。

“价值一千万的彩票？”

“是呀！最近在公司里特别盛行合伙买彩票。我和西本君还买了五六次呢。最多时买过一千日元的，但中了大奖往往会发生矛盾，甚至杀人。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这次也许就是这样的事情。”

“这个姑娘和凶手合伙买了彩票，或是她受凶手之托买了彩票。当然，凶手知道她手中彩票的号码。当凶手得知中了一千万时便伺机杀死了姑娘，想把彩票弄到自己手中？”

“因为是中了大奖的彩票，所以凶手认为这个姑娘会不离身地带着。所以杀了她后找了找坤包，结果什么也没有，于是来这个房间找。”

“只能这么考虑了。为了一千万日元杀人，这个动机还是说得过去的。”

“而且彩票没有注明购买者。只要有彩票中奖，谁都可以拿去换成现金；要是偷走了存折取钱就容易被警方抓住。”龟井也有同感。

是价值一千万的彩票？还是记录了凶手什么秘密的书信？当然，也可能是对凶手极为不利的照片。也许还有其他的理由。

“有两个疑问。”十津川说道。

“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龟井抢先说道。



“对，另一个就是凶手拿走了什么。你怎么认为？”

“从把钥匙放进牛奶箱离去来看，我认为凶手可能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5

十津川马上通知了法医组前来采集房间里的指纹。

放在牛奶箱里的钥匙上的指纹也被采集了，但没有任何线索。

房间里的墙壁、门把手以及家具也都被人擦得干干净净。

要么就是凶手戴着手套作案，要么就是后来用手绢擦干净了。

但也不是一点儿收获都没有：凶手是戴着手套打开房间的或是后来擦去的，无论哪种都不是死者干的。也不是没有人在大热天里戴着手套开门，但至少不是死者干的，肯定是凶手干的。

天亮后，在世田谷警察署设立了搜查总部，开始了正式搜查。

十津川带着龟井赶到了大矢芸子工作的位于西新宿的人寿保险公司。

这是一家占据了西新宿超高层建筑的一至五层的大公司。

他们见到了叫小杉的管理科科长。

这是个矮矮的个子、略有谢顶的男人，但讲起话来如同年轻人一样滔滔不绝，也许看上去岁数大了一些，实际也就三十来岁吧。

“我根本不相信大矢君死了！”小杉瞪大了眼睛说道。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十津川问道。

由于科长室安着大块的玻璃，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每个职员的行为。

“不那么世故，性格开朗，挺优雅的女孩儿。她生于宫城县，也许是这个原因，她一来公司就非常有忍耐力。同事们也喜欢她。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被杀害？”

“是啊，我们也认为老天对她太不公平了。和她最要好的人有吗？”

“我去叫来。”

于是，小杉马上叫来了一名与大矢芸子同时进入公司的、叫铃木惠子的女职员。

十津川和龟井把她带到了大厦地下的吃茶店。因为他们认为有些话在科长面前不好谈。

这次主要由龟井询问。

“你和大矢小姐在公司多久了？”

“三年了。”

“大矢小姐有恋人吗？”

“她有几个男性朋友，但好像还没有恋人那样的男朋友。要是有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讲的。”

“她买彩票吗？”

“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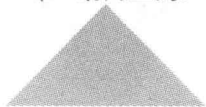
“一等奖一千万或是连环奖可以达到二千万的那种彩票，她买过吗？”

“她买彩票？”铃木不觉提高了嗓音问道。

“你们科里的同事不合伙买彩票吗？”

“好像有的。我记得公司有五个人合伙买了彩票，中了一万日元，挺轰动的。”

铃木马上说了四五个人名。



“她是不是也常常与别人合伙买彩票？”十津川插了一句问道。

“这我倒没有听说过。”

“她单独买过吗？”

“啊，这我没有听说过。不过为了赚钱，也许她会一个人偷偷地买吧。”

“那你听没听说过她中奖的事情？”

“没有。”惠子答道。

当然，如果中了几百万也许会炫耀一番，可真中了千万元就不一定到处张扬了。

因此，也许大矢芸子真中了一千万甚至两千万日元的大奖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她的朋友铃木惠子就应当知道凶手的线索。

“再问一句，她真的没有恋人吗？”龟井又问了这个问题。

“朋友倒有几位，但好像没有到了恋人那一步的男朋友。”惠子答道。

“可她都二十四岁了，没有恋人是不是不正常？”

“她是东北人哪！”

“可这和有没有恋人有什么关系呢？”

“她家是仙台市郊区的。她在东京工作一段时间后还要回仙台。所以，她说要成家的话也要回仙台去找。她还说她的父母为她介绍了男朋友，这次回家就要去见见。”

“原来是这样。她计划什么时候回仙台？”

“准确地讲是从8月8日星期日开始，五天后回来。她打算利用暑假倒休回老家。”

“是这样呀！”

龟井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东北新干线
谋杀案

大概是由于长时间没见父母了，所以想回一趟老家。今天是8月6日，再有两天她就可以见到父母了，她一定很激动吧。但是，这个美丽的梦破碎了。

从这次调查来看，就像铃木惠子讲的那样，死者计划一直休假到12日。

“她说能乘东北新干线回仙台很高兴呢。”惠子又补充了一句。

“东北新干线？可8月8日是星期日，学校也都放假了，火车票特别不好买呀！”

龟井一说，惠子便笑了起来。

“火车票早就买好了。是我和她一块儿去车站买的。”

“你也要和她一块儿去仙台？”

“不，我是从8月15日开始休息，打算去一趟关岛旅游。我们去买车票的时间是7月底的星期六。一块儿去看电影时先去买的车票。我们是在东京车站说好见面的。她还一狠心买了豪华车厢的车票。”

“买了豪华车厢的车票？”龟井点了点头后又会意地看了看十津川。

6

彩票、明信片、照片以及东北新干线的豪华车厢车票，相继浮现在十津川和龟井的脑海里。

死者的坤包里没有东北新干线的火车票。如果是车票的话，夹在书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可是警部，”和铃木惠子分手后，龟井对十津川说道，“为了一张火车票会杀死一个人吗？”



“当然不会，就算是8月8号豪华车厢的火车票卖光了，从东京到仙台也不过两个小时，买张普通车票去也不是不可以。”

“对呀！东北新干线的列车和目前的新干线列车编组相比少了四节车厢，共十二节车厢，只有一节豪华车厢，所以8月8号的车票相当难买。就像刚才您讲的那样，站着也不过两个小时，到终点站盛冈也不过三个小时，虽然累一点儿也还可以忍受。而且双行车道上也有其他列车可以乘坐嘛，只不过比新干线要多花费些时间。”

“话是这样的，但还是令人费解。如果她的坤包里有车票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也检查了她公司的办公桌，抽屉里也没有发现车票。”

“要不再彻底检查一下她在八幡山的房间，要能找到8月8号的车票最好，万一找不到就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这个案件的思路。”十津川说道。

下午，十津川和一名年轻的刑警再次去了八幡山大矢芸子的房间，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但是，既没有找到8月8日东北新干线的车票，也没有找到其他到达仙台的车票。

然而，十津川根本不相信凶手会为了一张豪华车厢的车票杀人。

即使一定要在那天回仙台，买普通车票也可以，甚至是站票；杀死大矢芸子抢一张车票的风险太大了。

和龟井讲的一样，去仙台还可以乘坐其他线路的火车；或是开车走东北高速公路也行。没有车也可以乘出租车，而且还有长途公共汽车。